

Volume V. Novels, Drama, Diary

第五卷·小说 戏剧 日记

徐志摩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
OF
XU ZHIMO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韩石山 编

徐志摩全集

第五卷

· 小说 戏剧 日记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徐志摩全集 / 韩石山编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-201-05024-9

I. 徐... II. 韩... III. ①徐志摩 (1896~1931) - 全集②文字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现代
IV. I216.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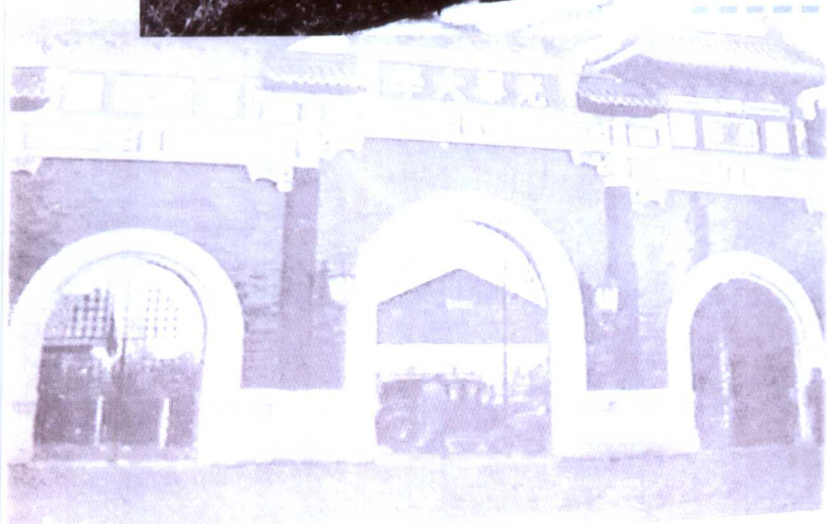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9369 号



在北京中街寓所的照片



在上海与陆小曼游园的
合影（旁边的两个小孩
是陆小曼的侄儿）



上海光华大学校门

新式特 本大書店 廣德報



云裳公司的门面

与陆小曼在云裳公司
开业典礼上的合影



就 燕 春 壽 德 原 郊 看 一 客 寒 務 樹 曲 鳴 曲

候 同 朋 戲 潘 應 升 居 生 狀 龍 居 應 尹 衡 居 陳 衡 結 尾 刻 寓 末 方 潘 金 三 居 同 寓 末	國 情 房 不 在 候 幸 次 日 再 商 夜 回 到 後 和 坊 商 務 印 書 館 購 書 字 記 再 難 記 傳 入 色 寫 宿	假 例 天 晴 陽 歷 二 月 十 九 日 正 月 廿 一 日 日 曜 車 庚
方 地 覽 遊 便 於 陳 列 可 地 方 狹 小 男 女 混 雜 殊 不 雅	最 七 百 餘 起 八 百 餘 借 既 抵 境 居 起 車 鈴 與 鳴 應 居 及 張 任 尊 居 元 在 途 買 票 赴 杭 途 中 無 事 下 車 後 即 至 中 學 校 廠 佃 學 費 卅 元 另 八 百 餘 赴 杭 途 中 無 事 下 車 後 即 至 中 學 校 廠 佃 學 費 卅 元 另 八 百 餘 赴 杭 途 中 無 事 下 車 後 即 至 中 學 校 廠 佃 學 費 卅 元 另 八 百 餘 赴 杭 途 中 無 事 下 車 後 即 至 中 學 校 廠 佃 學 費 卅	脂 油 火 心 過 小 其 失 惟 均 章 運
程 課 修 自 夜 向 寫 第 一 稿 家 書 一 封 課 程 表 三 張	市 日 擬 租 願 姓 市 日 擬 租 願 姓 市 日 擬 租 願 姓	市 日 擬 租 願 姓 市 日 擬 租 願 姓 市 日 擬 租 願 姓



《卜昆岡》封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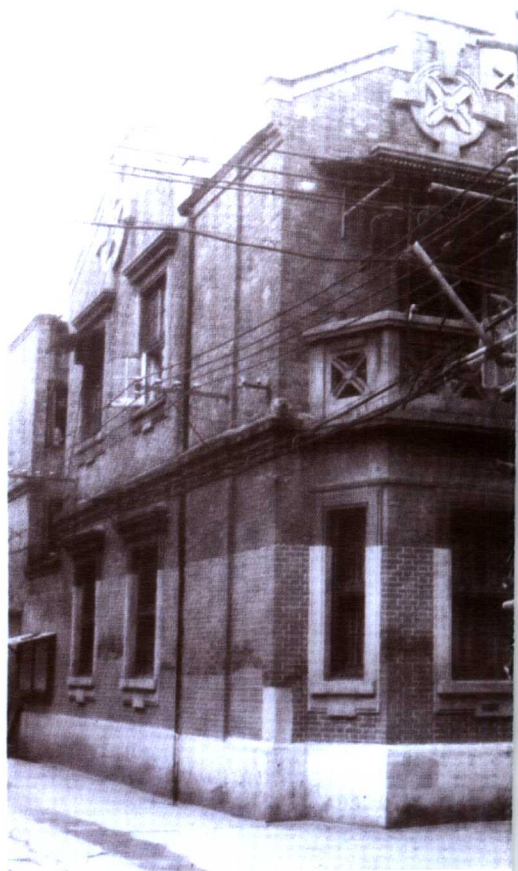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卷 · 小说 戏剧 日记

《府中日记》手迹

徐
志
摩
全
集



《志摩日记》封面



徐志摩与陆小曼在上海的寓所

本 卷 说 明

本卷收入徐志摩写作的短篇小说、戏剧和日记。

小说大都编入他生前出版的小说集《轮盘》，其余系生前未结集者，均按写作时间编排。戏剧仅一部即《卞昆冈》。

徐志摩留存下来的日记极不全，本全集所收《府中日记》、《留美日记》、《爱眉小札》采自虞坤林编《徐志摩未刊日记（外四种）》；《西湖记》、《眉轩琐语》采自陆小曼整理的《志摩日记》；此外的零篇散叶，录自不同的早期文本。

目 录

小 说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[3] | 春痕 |
| [16] | 吹胰子泡 |
| [18] | 童话一则 |
| [22] | 两姊妹 |
| [29] | 老李 |
| [38] | 小赌婆儿的大话 |
| [43] | 香水 |
| [47] | 一个清清的早上 |
| [51] | 船上 |
| [55] | “浓得化不开” (星加坡) |
| [61] | 死城 (北京的一晚) |
| [71] | 家德 |
| [77] | “浓得化不开” 之二 (香港) |
| [82] | 轮盘 |
| [90] | 瑯女士 |

戏 剧

〔107〕 | 卞昆冈

日 记

〔153〕 | 府中日记

附：府中日记诗文抄

〔220〕 | 留美日记

〔279〕 | 西湖记

〔294〕 | 翡冷翠日记

〔298〕 | 爱眉小札

〔337〕 | 婚前闲札

〔337〕 |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

〔339〕 | 一九二六年春夏间

〔341〕 | 天目山日记

〔343〕 | 眉轩琐语

〔353〕 | 零散日记

〔353〕 |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

〔354〕 |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

〔356〕 | 康桥日记一则

〔357〕 | 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

〔358〕 |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三日

〔358〕 | 一九二八年五月×日

〔359〕 |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

小说

徐志摩全集·第五卷

The Complete Works of Xu Zhimo

Volume V : Drama, Novels, DIARY

春 痕^①

一、瑞香花——春

逸清早起来，已经洗过澡，站在白漆的镜台前，整理他的领结。窗纱里漏进来的晨曦，正落在他梳栉齐整漆黑的发上，像一流灵活的乌金。他清癯的颊上，轻沾着春晓初起的嫩红，他一双睫绒密绣的细长妙目，依然含漾着朝来梦里的无限春意，益发激动了他 Narcissus^② 自怜的惯习，痴痴地尽向着镜里端详。他圆小锐敏的睛珠，也同他头发一般的漆黑光芒，在一泻清利之中，泄漏着几分忧郁凝滞，泄漏着精神的饥渴，像清翠的秋山轻罩着几痕雾紫。

他今年二十三岁，他来日本方满三月，他迁入这省花家，方只三日。

① 一九二三年初作；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《努力周报》第四十一期，原题《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》，初收一九三〇年四月中华书局《轮盘》，改今题。采自《轮盘》。

② Narcissus：那喀索斯，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，陶醉于自己水中的倒影憔悴而死，化为水仙花。

他凭着他天赋的才调生活风姿，从幼年便想肩上长出一对洁白娇嫩的羽翮，望着精焰斑斓的晚霞里，望着出岫倦展的春云里，望着层晶叠翠的秋天里，插翅飞去，飞上云端，飞出天外去听云雀的欢歌，听天河的水乐，看群星的联舞，看宇宙的奇光，从此加入神仙班籍，凭着九天的白玉阑干，于天朗气清的晨夕，俯看下界的烦恼尘俗，微笑地生怜，怜悯地微笑。那是他的幻想，也是多数未经生命严酷教训的少年们的幻想。但现实粗犷的大槌，早已把他理想的晶球击破，现实卑琐的尘埃，早已将他洁白的希望掩染。他的头还不曾从云外收回，他的脚早已在污泥里泞住。

他走到窗前，把窗子打开，只觉得一层浓而且劲的香气，直刺及灵府深处，原来楼下院子里满地都是盛开的瑞香花，那些紫衣白发的小姑子们，受了清露的涵濡，春阳的温慰，便不能放声曼歌，也把她们襟底怀中脑边蕴积着的清香，迎着缓拂的和风，欣欣摇曳，深深吐泄，只是满院的芬芳，只勾引无数的小蜂，迷醉地环舞。

三里外的桑抱群峰也只在和暖的朝阳里欣然沈浸。

逸独立在窗前，估量这些春情春意，双手插在裤袋里，微曲着左膝，紧啮住浅绛的下唇呼出一声幽喟，旋转身掩面低吟道：可怜这万种风情无地着！

紧跟着他的吟声，只听得竹篱上的门铃，喧然大震，接着邮差迟重的嗓音唤道：“邮便！”

一时篱上各色的藤花藤叶轻波似颤动，白果树上的新燕呢喃也被这铃声喝住。

省花夫人手拿着一张美丽的邮片笑吟吟走上楼来对逸说道：“好福气的先生，你天天有这样美丽的礼物到手。”说着把信递入他手。

果然是件美丽的礼物；这张比昨天的更觉精雅，上面写的

字句也更妩媚，逸看到她别致的签名，像燕尾的瘦，梅花的疏，立刻想起她亭亭的影像，悦耳的清音接着一阵复凑的感想，不禁四肢的神经里，迸出一味酸情，迸出一些凉意。他想出了神，无意地把手里的香迹，送向唇边，只觉得兰馨满口，也不知香在片上，也不知香在字里——他神魂迷荡了。

一条不甚宽广但很整洁的乡村道上，两傍种着各式的树木，地上青草里，夹缀着点点金色银色的钱花。这道上在这初夏的清晨除了牛奶车菜担以外，行人极少。但此时铃声响处，从桑抱山那方向转出一辆新式的自行车，上面坐着一个西装的少女，二十岁光景。她黯黄的发，临风蓬松着，用一条浅蓝色丝带络住，她穿着一身白纱花边的夏服，鞋袜也一体白色；她丰满的肌肉，健康的颜色，捷灵的肢体，愉快的表情，恰好与初夏自然的蓬勃气象和合一致。

她在这清静平坦的道上，在榆柳浓馥的阴下，像飞燕穿帘似的，疾扫而过；有时俯偻在前枢上，有时撒开手试她新发明的姿态，恰不时用手去理整她的外裳，因为孟浪的风尖常常挑翻她的裙序，像荷叶反卷似的，泄露内衬的秘密。一路的草香花味，树色水声，云光鸟语，都在她原来欣快的心境里，更增加了不少欢畅的景色——她同山中的梅花小鹿，一般的美，一般的活泼。

自行车到藤花朵生的篱门前停了，她把车倚在篱旁，扑去了身上的尘埃，掠齐了鬓发，将门铃轻轻一按，把门推开，站在门口低声唤道：“省花夫人，逸先生在家吗？”

说着心头跳个不住，颊上也是点点桃花，染入冰肌深浅。

那时房东太太不在家，但逸在楼上闲着临帖，早听见了，就探首窗外，一见是她，也似感了电流一般，立刻想飞奔下去。但她接着喊道；她也看见了：“逸先生，早安，请恕我打扰，你不必下楼，我也不打算进来，今天因为天时好，我一早

就出来骑车，便道到了你们这里，你不是看我说话还喘不过气来，你今天好吗？啊，乘便，今天可以提早一些，你饭后就能来吗？”

她话不曾说完，忽然觉得她鞋带散了，就俯身下去收拾，阳光正从她背后照过来，将她描成一个长圆的黑影，两支腰带，被风动着，也只在影里摇颤，恰像一个大蜗牛，放出他的触须侦探意外的消息。

“好极了，春痕姑娘！……我一定早来……但你何不进来坐一歇呢？……你不是骑车很累了吗？……”

春痕已经缚紧了鞋带，倚着竹篱，仰着头，笑答道：“很多谢你，逸先生，我就回去了，你温你的书吧，小心答不出书，先生打你的手心。”格支地一阵憨笑，她的眼本来秀小，此时连缝儿都莫有了。

她一欠身，把篱门带上，重复推开，将头探入；一支高出的藤花，正贴住她白净的腮边，将眼瞟着窗口看呆了的逸笑道：“再会罢，逸！”

车铃一响，她果然去了。

逸飞也似驰下楼去出门望时，只见榆荫错落的黄土道上，明明缕着她香轮的踪迹，远远一簇白衫，断片铃声，她，她去了。

逸在门外留恋了一会，转身进屋，顺手把方才在她腮边撩拂那支乔出的藤花，折了下来恭敬地吻上几吻；他耳边还只荡漾着她那“再会罢，逸！”的那个单独“逸”字的蜜甜音调：他又神魂迷荡了。

二、红玫瑰——夏

“是逸先生吗？”春痕在楼上喊道：“这里没有旁人，请上楼来。”

春痕的母亲是旧金山人，所以她家的布置，也参酌西式。楼上正中一间就是春痕的书室，地板上铺着匀净的台湾细席，疏疏的摆着些几案榻椅，窗口一大盆的南洋大桐，正对着她凹字式的书案。

逸以前上课，只在楼下的客堂里，此时进了她素雅的书屋，说不出有一种甜美愉快的感觉。春痕穿一件浅蓝色纱衫，发上的缎带也换了亮蓝色，更显得妩媚绝俗。她拿着一管斑竹毛笔正在绘画，案上放着各品的色碟和水盂。逸进了房门，她才缓缓地起身，笑道：“你果然能早来，我很欢喜。”

逸一面打量屋内的设备，一面打量他青年美丽的教师，连着午后步行二里许的微喘，颇露出些踟躇的神情，一时连话也说不连贯。春痕让他一张椅上坐了，替他倒了一杯茶，口里还不住地说她精巧的寒暄。逸喝了口茶，心头的跳动才缓缓地平了下来，他瞥眼见了春痕桌上那张鲜艳的画，就站起来笑道：“原来你又是美术家，真失敬，春痕姑娘，可以准我赏鉴吗？”

她画的是一大朵红的玫瑰，真是一枝秾艳露凝香，一瓣有一瓣的精神，充满了画者的情感，仿佛是多情的杜鹃在月下将心窝抵入荆棘沥出的鲜红心血，点染而成，几百阙的情词哀曲凝化此中。

“那是我的鸦涂，那里配称美术。”说着她脸上也泛起几丝红晕，把那张水彩赅赅地递入逸手。

逸又称赞了几句，忽然想起西方人用花来作恋爱情感的象